

私家秘藏

焚白文

名著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八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风流哥巧遇艳香梅 (5)
- 第 二 回 合谋害夫肆意寻欢 (12)
- 第 三 回 奸夫淫妇急结连理 (18)
- 第 四 回 风情女子喜结连理 (23)
- 第 五 回 荷花绽开被他弄 (31)
- 第 六 回 俏彩虹欢娱自遭殃 (35)
- 第 七 回 三佳丽亭中戏浪蝶 (45)
- 第 八 回 艳荷花月夜偷两汉 (52)
- 第 九 回 鸳鸯池里男女偷欢 (58)
- 第 十 回 孔娘子园中着玉露 (63)
- 第 十 一 回 黑二巧计夺杨宠妾 (75)
- 第 十 二 回 黑二偷欢魁哥受贿 (81)
- 第 十 三 回 风流哥大偿风流债 (89)
- 第 十 四 回 两娘子争风又吃醋 (94)
- 第 十 五 回 三淫妇三戏花魁哥 (100)
- 第 十 六 回 贪尽淫乐葬身欲海 (106)
- 第 十 七 回 纵情酒色终遭报应 (111)
- 第 十 八 回 魁府院里夺财送奴 (116)
- 第 十 九 回 苟男女恣情多生事 (123)



第二十回 红杏出墙终惹祸端…………… (131)

第二十一回 家破人亡不甚凄凉…………… (140)

第一回 风流哥巧遇艳香梅

一枝轻拔牡丹阴，牡丹含露涓涓滴。

话说光绪年间，苏杭和园县有个地痞，生得魁梧，唤作魁哥，年三十，使得些好拳脚，又会赌博，甚么抹牌道字，围棋象棋，无不通晓。日夜赌嫖，发迹有钱，便买通官府，在合园县做个公差，后来人们又叫他“魁大官人”，父母双亡，兄弟俱无，头一个老婆病逝，身边只有一小女。新近又娶了州里户官之女，填房为继室，又常与乡里玉儿打得火热，后也娶来家住，在西家巷又占着窑子李么姑，包了些时候，也娶回家住。粘花惹草，调戏良家妇女，娶到家中，稍不中意就与媒人卖了，一月倒在媒人家去十来趟。众人也不敢惹他。他还结拜了一批兄弟，却是帮闲抹嘴，不守本分之人，一个最相投的是孙二，家父是开缎铺老板的，专帮嫖贴食，一个是张圭六，与魁哥最相，甚么吃喝嫖赌，样样皆会。加这魁哥手里弄了些钱，出手也大方，又与官使有些往来，故都与魁哥，贴得甚紧。

一日，魁哥约这帮兄弟，去土地庙结瞧，因魁哥有财有势，出手大方，被推为老大，孙二居次，张六等依次排下，正饮血酒忽一小厮来报，说么姑病重，要魁哥回去。

却说这么姑，天生秀美，逗人喜欢，魁哥甚爱，可这么姑真是红颜薄命，魁哥刚一到家便逝去。魁哥甚是悲伤，办完丧事，闭门节哀，几近半月。这日，魁哥闷得发慌，出门闲逛散心。

魁哥散步于一小街，心情郁懣，不巧一位妇人在阳楼晾衣，此时狂风骤起，把一湿巾吹落，正落在魁哥头巾上，魁哥驻脚正要发作，回过头看，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妇人，但见她翠湾湾的新月眉儿，清冷冷的杏眼儿，香喷喷的樱桃口儿，粉浓浓红艳艳儿。魁哥见了，那怒气全无，变作笑吟吟的脸儿。

那妇人忙陪笑脸，把眼看魁哥，见这男人生得十分英俊，便风风流流在楼上丢下个眼色，后又叉手深深一拜，说道：“奴家一时被风吹失了手，官人休怪！”魁哥一面整巾，一面用揖还语道：“不妨，娘子不用顾虑。”那一双招花惹草的贼眼不离这妇人身上，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，摆摆摇摇地去了。

且说魁哥自从见那妇人一面，到家寻思道：“好一个绝艳美人，怎能勾得手？”猛然想起隔壁那卖茶的李媒婆来。“撮合得成此事，我破几两银子谢她，也甚值。”于是连饭也不吃，径直来到李媒婆茶坊，李媒婆见面便问：“大官人，有闲过来喝茶？”魁哥忙问：“干娘，隔壁楼上那妇人是谁家娘子？”李媒人道：“大官人怎的不识？他丈夫是卖肉的李傻儿。”魁哥听了，说道：“莫不是人叫他干猴的李傻儿么？好一块大肥肉，怎落在狗嘴里呢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向来就是这般，自古骏马驼痴汉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睡。目下佳偏这等配合。”两人又说了会儿，魁哥突然道：“干娘，你给我说了几

个美妇，却不错，可惜娘去了，现虽有妇人在身边，却没有一个中意的，干娘如能再撮合一个，我定当重谢你。”

却说这李媒婆也是不守本分的，心道：“何不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上，赚他几个风流钱来用用又何妨。”便说：“魁大官人挂记着隔壁那个妇人？”魁哥笑道：“不瞒干娘说，自前几日路过她楼下，她的纱巾飘在我头上，我就象丢了七魂六魄一般，你与我说成此事，我送你二十两银子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：偷别人老婆之事最难，要六件事俱全方行，一要英俊美貌；二要有钱；三要青春年少；四要有闲功夫；五要做那事凶；六还要会耍嘴皮。”魁哥道：“这六件事我都有，干娘，你就成全我罢！完好了，我加倍重谢你。”

李媒婆道：“若大官人肯使钱，老媒有一妙计，须大官人与这妇人见面，不知大官人肯依我否？”魁哥道：“我全都依你，有甚妙计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大官人干此事，只须买二匹白绸，一匹白绢，再用十两好锦，都把它拿来与老媒。”魁哥想妇心切，当即别了李媒婆，上街买了绸绢叫小厮包好，送到李媒婆家。李媒婆欢喜收下，这正是：

两意相投似甜蜜，李媒撮合甚是奇。

锦绢绸缎尽送去，只盼美日交欢期。

且说这李媒婆收了他人财物，便到了傻儿家来，那妇人姓王，名香梅，她请李媒婆上楼坐下，李媒婆道：“老身近日病重，难得一位官人送些锦缎给老身送终，早闻你针线活好，帮我缝缝，不知如何？”香梅道：“近日闲着没事，明日

主来替婆婆针线。”李媒婆千恩万谢，下楼去了，当晚回复魁大官人，约定明日晚准来。

次日大早，傻儿挑着肉上街叫卖去了，香梅便从后门过李媒婆家来，李媒婆甚是欢喜，泡些好茶给香梅，便取出些绢绸来。香梅量了长短，缝将起来，李媒婆见了，连口称赞，一晃到黄昏，李媒人安排了些酒食，请她吃喝起来。

话说这魁大官人，准时打选衣帽，整整齐齐，摇摇摆摆地来了，李媒婆拉他进来，香梅见了，便道：“这个便是与老身衣料的施主官人。”魁哥连忙上前屈身唱喏，那香梅止住手活，还了万福。李媒婆道：“大官人称，你那日纱巾，打得正好。”妇人笑道：“那日白巾误中官首，还望官人不怪！”李媒婆笑道：“这位是傻儿娘子。”又望香梅说道：“这位官人，便是本县财爷，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，叫魁大官人，家中金银满屋，他家娘子，也是我说媒，是州里户官千金小姐，生的真是俏丽。”李媒婆只顾夸奖魁哥，口里假嘈。

香梅只是低头缝针线，原来香梅是乡官家小姐，天生艳美，从十五便习学弹唱，描鸾刺凤，可惜家道中落，被卖与赵家，十八岁后被李傻儿一百两银子买来，做了媳妇。

却说这魁哥见香梅情投意合，恨不得就要与之弄那事。李媒婆见他眉目传情，便道：“刚才我备了些酒菜，先填填肚子。”说着便去灶房取酒菜。留下魁哥，与香梅二人，魁哥一双眼，只看着那妇人，那香梅也偷眼看魁哥，二人心里却有了七八分意。三人吃了阵子，李媒婆借故出去再打些酒，把门闭上，用绳儿拴了，把二人倒关在屋里，留下魁哥和香梅两个孤男寡女。

又说那魁哥，把眼痴看那香梅，香鬓如云，酥胸微露，



粉面如桃花，便故意把袖子将那双箸拂落在地上，弯身下去拾箸，头正撞在香梅乳上，甚是麻酥。

那香梅抛了个媚眼，说道：“官人休要罗唆，你有心，梅儿也有意，你真的想勾搭我？”魁哥双膝跪下道：“梅娘，魁某想死你了。”香梅把魁哥搂起说：“只怕媒婆撞见。”魁哥道：“不妨事，李媒婆知道。”两个便搂在一起，魁哥慌忙解开香梅衣裤，四处乱摸，弄得香梅春花怒放。便急着去找魁哥那阳物，原来魁哥的那物早已怒发冲冠地顶得裤裆紧绷的，魁哥脱去裤子，提起那粗长的阳物，猛地朝香梅那骚痒处弄去。这正是：

天生红粉杨花性，才遇见流便相随。

当下两人就在那房里左摆右弄，呻吟起来，只听“哎哎”几声，二人如腾云驾雾般。

二人还想欢弄，只听脚步声，方知李媒婆进来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见李媒婆推门而入，拍手打掌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！”魁哥和香梅大吃一惊，李媒婆道：“好呀，香梅，我叫你来缝衣，你却偷汉子，你家傻儿知道，把我亦连累进去，不若我先对他说去。”回身便走。香梅双膝跪下道：“求媒娘饶恕！”媒婆道：“你却依我一件事，方可答应。”香梅道：“只要媒娘不告之傻儿，十件事，妇也依媒娘。”

只听李媒婆道：“从今日起，每日只要魁大官人有意，早叫你早来，晚叫你晚来，我便罢休，若一日不来，我便对傻儿说此丑事。”香梅道：“我依媒娘说的便是。”李媒婆又道：“魁大官人，这些好事你都做了，所许之物不可失信。



你若负心，一去不来，我也要对傻儿说。”魁大官人道：“媒娘放心，一定守信。”三人便吃起酒来。

良久，香梅见天已晚，约摸傻儿已快回，便起身说些原由，径直回去，刚到屋，帘子还未放下，傻儿便回。香梅心里庆幸。

再说香梅去了，李媒婆道：“魁大官人，你真好手段啊！”魁哥道：“亏了媒婆机智，十个百个女人都出不了媒娘之手。”李媒婆道：“这香梅风月如何？”魁哥忙道：“这美艳女子，妙不可言。”李媒婆道：“他官宦家出身，念过书，又达礼，且娇美，你真有艳福，你所许东西，可别忘了。”魁哥说道：“媒娘这般费心，哪敢忘却，我马上到家取银子。”道毕便取道回去，一路心美颜笑。

次日大早，魁哥又来讨茶吃，取出二十两银子，递与李媒婆，李媒婆见了银子，欢天喜地收下，连道了几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多谢魁大官人布施！”

道毕便吩咐魁哥先坐吃些茶，起身来香梅后门，向妇人招了招手，示意快来，香梅催促傻儿吃了饭，挑肉出去。香梅重新妆点，换上艳色新衣，吩咐丫头道：“好生看家，我往媒娘家坐坐就回，若你傻哥回来，就来报告，若不听话，打死你这小贱人。”丫头应诺，便去李媒婆茶坊。

香梅来到茶坊，和魁哥并肩坐下，李媒婆道：“昨日晚些回去，傻儿没说甚么？”香梅道：“他问媒娘衣服做了不曾，我便说要做衣服太多，还要几日才能做完。”道毕，李媒婆连忙安排上酒菜，摆在房内让他们两人在房内吃喝，二人交杯畅饮，魁哥仔细端详那妇人，比初见时越发标致，吃了些酒，粉面上透出些红白来，两道水鬓，描画得长长的，

艳美标致，赛过西施。

话说二人边吃边喝，来了些兴致，魁哥连夸香梅，上前搂住香梅，掀起她的衣裙来，见她一对小脚，穿着关权鞋子，心中甚喜，二人一递一口，尽情吃酒，问些话儿。香梅问魁哥生庚，魁哥道：“属虎的，三十岁，九月九日出生。”妇人香梅又问：“家中有几位娘子？”魁哥道：“娘子却有几位，就没一个中意的。”魁哥说道传出媚眼，香梅也回敬了一个，二人眉来眼去，顿时淫火大发，魁哥紧紧搂住香梅，狂亲起来，然后扯下衣裙，把那早已卜卜跳的粗大阳物，直插向香梅花心。

二人大战千回，泄了十余次，方情意绵绵，恋恋不舍分开。

香梅与魁哥自昨日欢弄后起，便每日来到李媒婆家弄那事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胶。不到一月，街坊邻居都晓得了，只瞒着傻儿一人不知。

欲知魁哥与香梅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合谋害夫肆意寻欢

诗曰：

结下冤家必聚头，聚头谁不惹风流；
从来怨遂思中老，不染相思直甚仇。

且说，一日，香梅依旧早起，给弄了些早饭，仓促吃了，便吩咐傻儿早去卖肉，心里想着早与魁哥欢弄。

傻儿刚挑着肉出去，香梅便打扮一番，从后门溜进媒娘茶坊。谁知魁哥比她还来得早，二人见了，甚是久别初逢样儿，媒娘知趣出去，拿了张椅子，坐在门前，以观动静。

再说这一男一女，自两次交欢后，魁哥觉得香梅小仙洞比家里几个娘子都好，不紧不松，香梅那酥酥玉峰，和丰腴身儿，更让魁哥魂不守舍，而香梅尽管先前也行过房事，仍未见过魁哥这物儿既粗大又坚挺，加上魁哥那强悍身子，弄来真是过瘾，二人见面，便欲火难禁，纷纷脱去裤裙。

恰逢傻儿今日肉好卖，未到半晌便卖完回家，途经李媒婆茶坊后路过，忽闻香梅娘子喊叫，又闻与一个男人的窃窃私语，傻儿开初以为香梅受害，后马上料定自家娘子与别的男人鬼混，甚是愤怒，气得两眼冒火，撩起衣裤，举步直抢

李媒婆茶坊里来。

李媒婆见傻儿来得甚急，慌忙上前去说些光面话。谁知傻儿怒气冲天，一把推开李媒婆，抢步进去。李媒婆见势不妙，只是大声叫道：“傻儿来也。”以告之里面欢弄的香梅和魁哥。

且说香梅和魁哥在那屋弄得正欢，一个猛力抽送，一个迎头而上，正难分难解，淫水横溢。

忽闻媒婆喊声和门外急促的脚步声，二人唬呆，香梅抽脱魁哥那又长又大的阳物，来不急穿衣裙，先奔出来顶住房门。魁哥知道自家偷别人老婆理亏，心虚，便急忙扑入床下去躲，傻儿奔到门前，用力猛推那房，哪里推得开，口里叫道：“你这臭婆娘，干得好事，竟大白天偷野汉子。”香梅不听，只管用力顶住房门，谓床下魁哥道：“魁哥，你闲常时好嘴卖弄杀好拳脚，临时便没用儿，见了纸老虎也唬一交，还不快来帮我。”魁哥听了，觉得自家窝囊，便钻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香梅，不是我没本事，只是一时间没商量。”便上门拔开门栓，狂叫道：“莫要进来！”傻儿一抱揪住魁哥，魁哥一个飞腿，傻儿个小，正踢中身下那物，“呀”的一声，倒在地上。魁哥打了傻儿便走，那街坊邻舍，都知道香梅偷魁哥，还挨了打，也都知道魁哥了得，都没谁来管此事。

李媒婆见势不妙，便前来扶起傻儿，见他手捂下身，叫苦不迭，面也似黄了，便叫香梅来，舀碗水救得苏醒，两个上下肩搀着，便从后门扶归家中，扶他上床歇息。当夜二人无语。

翌日，魁哥打听到昨日之事，依旧前来李媒婆家与香梅偷情卖骚，恣意云雨，尽情欢弄。香梅则天天浓妆艳抹出

去，归来却脸红如花，两对狗男女干尽那苟且之事。

一日，傻儿叫香梅过来道：“你与魁哥做的勾当，我捉奸，你倒叫奸夫踢我要命处，至今求生不能，求死也不能，你却每日去与那魁哥偷欢，虽我死也不瞑，只是我兄傻大，你知他性情，早晚回来知我况，他肯干休？你若顾我，早早扶我得好，他归来时我也不提此事，你若不顾我，等他回来，我原本道出，岂肯饶你？”香梅听了，心里虚惊，只好不回答。

却说三日，又来李媒婆处与魁哥幽会，一五一十地对李媒婆与魁哥说了，那魁哥听了，坐卧不安，说道：“那傻大是州里闻名的好汉，且与香梅眷恋日久，情浮意合，拆散不开，该如何是好？”李媒婆冷笑道：“我倒不曾见，你是县里把舵的，我是撑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！”

魁哥忙道：“我枉自做男子汉，到这时，却摆布不开，你俩有何高见，我愿恭听。”李媒婆道：“那好，我问你俩，是想做长久夫妻，还是露水夫妻？”魁哥道：“定是想做长久夫妻。”李媒婆道：“那好，我有一计，甚是简单，只要照此去做，保证你俩可长相厮守。”魁哥急切问道：“甚么妙法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傻儿不是叫香梅给他买些药治病么？香梅可将计就计，放些毒药要了他的命，再一把火把他烧净，那傻大即便回来，也没法子，况且自古道：幼嫁从亲，再嫁由弟，大叔如何管得，暗地里来往一年半载，等待夫孝日满，魁大官人一顶花轿娶回家里，岂不就做成了长久夫妻，偕老同欢。此计如何？”魁哥道：“媒娘此计甚好，自古道：欲想生快活，须下死功夫。罢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李媒婆道：“我与香梅下手，事成，却要重重谢我。”魁哥忙应道：“这

个自然，不消你说。”

李媒婆又对香梅道：“如今傻儿不是叫你救活他么？你便乘此机会，把那毒药放了让他吃，他吃下若发觉，药已发作，若动身大叫，你用被一盖，死死压住嘴，就对了。”香梅道：“媒娘这法子好是好，只是香梅临时手软，拖不动他的尸首。”李媒婆道：“这个好办，你在那边敲壁子，我自来帮扶你。”魁哥道：“你们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，我来讨话，顺来谢二位。”说毕，自归家去。这正是：

若恋多娇容貌，阴谋巧取欢娱。

却说这香梅回到楼上，看着傻儿，快要死去，便坐在床边假哭，傻儿道：“娘子为何哭？”香梅擦着眼泪道：“我一时不是，害了你，哪知那魁大官人是个骗子！我寻得一处有治好你病的药，怕你猜疑，不敢去取。”傻儿道：“你既救得我活，就没事了，一笔勾销不记，我傻儿也不再提起，劳娘子快快取来救我一命。”

香梅去药房拿了些治病之药，又买了两包老鼠药。煎好后，放进毒药，便端上楼来，扶起傻儿，把药喂了进去。傻儿道：“娘子这药咋好苦？”香梅道：“这药是苦，苦才能治病。”说道又连喂几口，直至喂完，香梅放倒傻儿，慌忙下床来，只听傻儿，说道：“娘子，吃了这药，肚子好疼！”香梅走近，扯过被来，没头没脸的只顾盖压，傻儿道：“我好气闷！”香梅道：“郎中吩咐，要盖住出身大汗，便好得快。”傻儿再说时，香梅已跳上床来，跨在傻儿头上，紧紧地按住被子，哪肯放松。